

涵芬香远译丛

SPOILING FOR A FIGHT

The Rise of Eliot Spitzer

华尔街“警长” 埃利奥特·斯皮策

〔美〕布鲁克·A. 马斯特斯 著 李瑾 译

作为曾经的纽约州检察总长，他早早就嗅到了华尔街弥漫的贪婪气味。如果他所调查过的一系列金融欺诈案能够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或许可以避免。而如果他能够在担任纽约州长期间像忠于他的选民那样忠于他的家庭，那么现在白宫的主人可能不会是贝拉克·奥巴马……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涵芬香远译丛

华尔街“警长”

——埃利奥特·斯皮策

〔美〕布鲁克·A. 马斯特斯 著

李瑾 译

 商务印书馆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北京

SPOILING FOR A FIGHT : The Rise of Eliot Spitzer

by Brooke A. Masters

Copyright © 2006 by Brooke A. Master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 Company,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尔街“警长”：埃利奥特·斯皮策/（美）马斯特斯著；
李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涵芬香远译丛）

ISBN 978-7-100-10127-1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华尔街“警长”

——埃利奥特·斯皮策

〔美〕布鲁克·A. 马斯特斯 著

李瑾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127-1

2013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6 1/4

定价：54.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大张旗鼓 整顿市场	1
第二章	幼学壮行 雷厉风行	27
第三章	当家做主 激动人心	59
第四章	背叛信任 义愤填膺	91
第五章	立足本职 放眼全局	125
第六章	昨天赛马 今日下注	159
第七章	两套规则 明火执仗	181
第八章	切莫伸手 伸手被捉	203
第九章	层层盘剥 坑蒙拐骗	231
第十章	失足成恨 回首百年	251
第十一章	尺有所短 斯氏局限	283
第十二章	天下为先 迎接挑战	311
	尾 声	329
	注 释	337
	致 谢	413

第一章 大张旗鼓 整顿市场

埃利奥特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时间要追溯到2004年的10月份。六个月以来，这位性格刚烈的纽约州检察总长和他的下属们一直在追查一条秘密消息。该消息不是别的，是规模庞大的保险经纪商马什公司（Marsh Inc.）接受秘密款项，从而操纵客户到特定的保险公司投保的事情。实际上，这六个月以来，马什保险公司的母公司马什·麦克里安公司（Marsh & McLennan）一直推诿搪塞，拒绝执行检察院下达的命令，声称根本不存在什么见不得人的欺诈性秘密交易之类的事情。也就是说，马什公司的客户都知道支付成功酬金的事情，而且这一款项也没有对公司经纪人的推荐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几个月以来，通过对电子邮件和公司有关文件的彻底搜查证明，事情恰恰相反，甚至比原先的推测还要糟糕。马什公司有些经纪人用虚假标书来引诱保险公司，并告诉他们要收取哪些费用，这样经纪人们就能操纵保险业务，从而引导客户选择对经纪人自己有利

的公司，这就是价格操纵。价格操纵不仅是欺诈行为，而且还是犯罪行为。几位卷入价格操纵事件的保险公司高管已经承认此事，并且同意承认有罪。

然而，当斯皮策及其检方律师与马什·麦克里安公司的法律总顾问威廉姆·罗索夫（William Rosoff）于10月12日会面时，公司方面并没有像检方所期待的那样，承认他们应负的责任。相反，他们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检方受到了冷遇。罗索夫坚持声称，马什·麦克里安公司还没有搞清楚检方到底在为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甚至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就能平白无故地承认自己有错误呢？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与保险公司签署的协议中，客户并没有受到损害。这就是整个事情的基本过程。最后，威廉姆·罗索夫傲慢地宣称：“究其原因，只是你们不懂得保险这个行当而已。”

确实是到了该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时候了。斯皮策心里暗暗想到，不能由着保险经纪商这么摆布来摆布去了，即使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也不行。作为纽约州检察总长，在过去六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利用法律手段，不仅制止了各种各样的错误行为，甚至还制裁了各种各样的非法行径。据检察总长自己估算，这几年他所做的事情包括从惩治华尔街的腐败现象到质疑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所颁布的环境政策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斯皮策的形象无所不在。他光秃秃的脑门、突出的下巴、做指点江山状的食指，这一特征鲜明的形象不时地出现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对此，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斯皮策的鼎鼎大名也几乎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在全国的重要报纸专栏中则更是司空见惯。一旦哪天斯皮策走出位于市中心曼哈顿的检察总长办公室，别说还真有些冒险的意味，因为用不了走过两个街区，就会有人认出他，拦住他，向他表达内心最真诚的善意和最真挚的祝愿。普通百姓赞扬他，赞扬他勇敢面对举足轻重的大财团（Big Business）而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斯皮策办公室的电话成天响个不停，线路堵塞是常有的事，那些电话多半是提供内幕消息的人士打来的。他们披露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经济方面的不法行为。在各种线索的帮助和指引下，斯皮策的调查很快获得了结果。他铁面无私，拉下脸来制服了各种各样的大公司：从

花旗集团（Citigroup）和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那样的大投资银行到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之类的药品制造商，再到食品百货商店（Food Emporium）这样的连锁超市。他强制执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并施行重大处罚：因发布带有偏袒性的股评研究报告，十几家华尔街投资银行被罚款15亿多美元；共同基金公司和经纪人由于进行不适当短期交易，被罚款35亿美元。而到现在，斯皮策也只有45岁。所有这一切表明，在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中，斯皮策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璀璨夺目。

但是，在马什公司的案件中，斯皮策想做的远不止这些。他决定向全体美国企业传递出强有力的信息：他的调查不仅仅是钱的事情。从现在起，对不当行为负有责任的高层主管人员不能因声称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只要支付一定的罚款就可以全身而退，毫发无损，平安逃脱。“我们一直在想，通过审理这些案件能够突出强调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加强基本道德规范行为建设的必要性。”斯皮策沉思着说，“在某些时候，你要说，等一等，伙计们，就是这样。那正是问题的关键。只有你让CEO负责，你才能向人们证明必须变革某些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开刀？”

斯皮策办公室的律师们个个坚定顽强，他们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殚精竭虑地准备法律申诉书，想方设法将法律文件阐述得具体详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打击马什公司串通投标和操纵价格的行为。可是，尽管付出这么多心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能证明公司的CEO杰弗瑞·格林伯格（Jeffrey Greenberg）知晓或者纵容这一秘密计划。因为在格林伯格来公司任职之前，这一计划就已经开始实施了。至于格林伯格是否授权给罗素夫坚定不移地为此进行辩护，这一点也并不完全清楚。然而，即使检察总长的调查人员没有直接与CEO格林伯格对话，斯皮策还是蛮有把握地确定，问题就出在高管层中。串通投标诉讼案不是他与马什·麦克里安公司的第一次冲突。因为马什·麦克里安公司的子公司普特南投资公司（Putnam Investment）去年已经卷入了共同基金交易的丑闻。其美世咨询公司（Mercer Consulting）的职能部门已经就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主席理查德·A.格拉

索（Richard A. Grasso）1.4亿美元的薪酬包问题与斯皮策达成了协议，双方的这一较量也备受社会各界关注。“马什·麦克里安公司虽然有三大主要业务，但是，公司对这三大业务缺乏明显的管理手段和控制措施。有时候你甚至怀疑这种管理上的弛缓来自高层。……这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完全被动的管理方式。”戴维·布朗四世（David D. Brown IV）回忆起当时的调查情形时，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感受。布朗是检察总长的助手，不论在共同基金诉讼案还是在保险调查中，都是斯皮策的得力干将和开路先锋。斯皮策知道，对格林伯格个人提出指控是不公平的，但是，一定还存在着他能做的其他事情。他要从其他的地方开刀。

10月14日上午，在曼哈顿区百老汇120号第25层检察总长办公室里，斯皮策与高级职员们聚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准备当天关于马什公司案件的记者招待会。电视摄像机和报纸记者已经在下面的大厅里集合完毕，各就各位；股票交易商们也守候在电视屏幕旁边，不时地走来走去。一旦哪家公司成为斯皮策的工作目标，他们就随时准备抛售这只不吉利的股票。在斯皮策的办公室，高级助手们扮作记者，团团围住检察长的办公桌，接二连三地质问他们的上司，提出五花八门的问题。当模拟招待会结束时，斯皮策宣布了一项公告。“我打算拒绝与马什公司的管理人员谈判。”斯皮策若有所思地说。一听这话，他的下属们吃惊地盯着他，顷刻间，会议室内鸦雀无声。

斯皮策所提出的这件事情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在最近几年的白领犯罪记录中是闻所未闻的。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董事会的董事们本应该不受政府的干预，享有选择公司高管的自由。而现在，斯皮策宣布不打算与马什公司目前的领导层进行和解谈判，这意味着斯皮策要对马什·麦克里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强制实行霍布森式的选择^①。就是说，马什公司要么让杰弗瑞·格林

^① Hobson's choice，意思是看似自由选择，实则没有其他选择，即无选择余地。该说法源自英国16—17世纪的租马房经营者托马斯·霍布森（Thomas Hobson）。霍布森先生在英国剑桥拥有一个马厩。他经常把马匹租给剑桥大学的学生。而实际上他并不相信学生们会善待他的马匹。所以他制定了一个规则，以阻止学生们骑他最好的马。马房规定，学生们只能选离马厩最近的马。换句话说，学生们根本不能选择其他任何马匹。——译者注

伯格下台，要么面对检察院可能对马什公司提起的刑事指控。最近的历史表明，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实际上不可能经得起刑事指控的折腾。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仅仅在两年之前，会计行业巨头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en）由于在联邦法庭被指控妨碍司法公正，便别无他法，只好退出审计业务。想当初，当斯皮策公开宣布不排除对美林公司刑事指控的可能性时，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公司的股票价格便一路直线下跌，跌幅达20%。过去，也有许多检察官会要求更换领导层，并将这一要求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但是，他们都是在私下里悄悄地进行间接操作。例如，政府会与公司律师见面，心照不宣地声称：“如果换了另外的一个CEO，你会发现该案件解决起来要更容易一些。”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记得在哪一起诉讼案中曾经有哪一位检察官公开宣布过这种要求。“你确定真的打算这么做吗？”斯皮策的二把手、第一副检察总长（First Deputy Attorney General）米歇尔·赫什曼（Michele Hirshman）带着满脸的困惑，表示出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担忧之情。

赫什曼和其他人都很清楚，在企业界，斯皮策已经饱受诟病。许多人认为，斯皮策总是愿意追逐头版头条，仗势欺人；还有不少人认为，他不尊重市场的经济活动或者法律的法定诉讼程序。《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①的社论版经常被当作商业界保守派所发出的心声，该日报的社论就把斯皮策看作是自己的头号敌人，每周（有时候是每天）都会发表反对性评论，将他看作是野心勃勃、爱管闲事、无事生非的人。不仅如此，福布斯网站（Forbes.com）还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可直接打印的万圣节斯皮策面具。甚至一些支持斯皮策去揭露欺诈行为、改变行业作风，并为此付出努力的人也对检察总长的一些策略深感不安，因为斯皮策不断地披露消息，用言辞攻击同行监管人员，等等。这样一来，斯皮策给人们的感觉就是他对犯罪制裁情有独

^① 《华尔街日报》创刊于1889年，以超过200万份的发行量成为美国付费发行量最大的财经报纸。这份在美国纽约出版的报纸，重点在财经新闻的报道，其内容足以影响每日的国际经济活动。其读者主要为政治、经济、教育和医学界的重要人士、金融大亨和经营管理人员以及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美国500家最大企业的经理人员绝大部分订阅此报。2007年6月，《华尔街日报》被默多克新闻集团收购。——译者注

钟，并乐意以犯罪制裁来给个人和公司施加压力，从而让他们就范，配合检方的调查工作。将马什公司的 CEO 封杀出局只会让人们对他抱有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然而，在斯皮策看来，不同寻常的时代就需要非同凡响的治理措施。20 世纪 90 年代，科技泡沫的崩溃彻底摧毁了成千上万美国人为教育、养老所积攒的学费、退休金。斯皮策认为，美国企业界的领导者们丧失了最根本的道德准则。一些大型公司，例如安然公司（Enron）和世通公司（WorldCom）因不良行为而变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欺诈行为一旦被揭露出来，公司的运营便会彻底瘫痪。其他的公司，包括一些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公司，则打着高额利润的旗号，充分利用客户的信任，养肥了自己。“在众多机构的高层，狡诈精明的人如此之多，情况如此之糟糕，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又如何能安心生活呢？”斯皮策忧心忡忡地反问道，“我们把伦理道德都一股脑儿抛到脑后了吗？”他认为，哪怕是为了恢复对国家金融体系和政治体系的信任，也需要有人站出来，采取行动，去保护那些易受伤害的人。“缺乏透明、缺乏公平交易、没有公平竞争，市场就无法生存。”斯皮策解释说，“我们说服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投资市场。一旦这些新投身于市场的人对市场失去信心……他们就会从市场上撤回资金，投放到其他地方。”

斯皮策认为，政府官员应当回顾一下一个世纪之前的那个时期是怎样一幅情形。当时，国家正在应对迅猛发展的经济变化，这一变化虽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成千上万的普通美国百姓却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贫困不堪，叫苦连天。就拿 19 世纪 90 年代的情况来说吧。那时候，一小撮怀着远大目标但冷酷无情的商人从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大规模的新经济形势中获得极大的利益，大肆攫取各种社会财富。他们被称作强盗式的资本家^①。各大业界巨头如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 Pierpont Morgan）、爱德华·H. 哈里曼（Edward H. Harriman）等都属于这一类

^① robber baron，即强盗贵族，指 19 世纪后期美国的工业或金融界巨头，他们靠对股市进行操纵和剥削劳工等不道德的手段发财。——译者注

型。他们建立了数百万美元的联合企业，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中大获全胜。他们不仅在工业、金融和商业等各个行业中占据支配地位，而且还试图控制国家政治程序。他们的成功有其黑暗肮脏的一面：工厂工人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生活；庄稼歉收、债台高筑使大量美国农业人口处于流离失所的危险境地中；各式各样的行骗者充斥于羽翼未丰的金融服务部门，他们向单纯无知的人们许下虚假的诺言，声称只要人们投资，就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赚个盆满钵满，从而将投资人多年来辛辛苦苦积攒的血汗钱白白骗走。

在新兴工业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一部分人越来越贫穷，他们的愤怒情绪也与日俱增。政客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便利用这一形势，煽动叛乱。布赖恩和他的追随者、民粹主义分子（Populists），将高额的关税、高昂的信贷费用、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归罪于东部（Eastern）的银行及企业，因为这一切剥夺了成千上万数不清的小农场主的利益，使他们更加贫困。民粹主义分子想利用数量无限的银币来填充这个国家显得拮据的以黄金为基础的（gold-based）货币体制，因为该政策将会使债务人更容易还清债务。但是，另一方面，这样做也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布赖恩将世界分为“生产者”和“精英”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立的群体。他的反资本主义者的言论使国家工商业和政治机构深感惊恐。1896年，当民主党提名布赖恩为总统时，保守派担心他将发动一场血腥的革命。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出资数百万美元，资助被共和党人称为“繁荣总统”（Advance Agent of Prosperity）的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竞选总统。

当代一些观察家认为，埃利奥特·斯皮策看起来就恰似一个布赖恩式的危险的民粹主义分子。2002年，中小投资者曾经一度寻找某个人或者某物——绝不是他们的贪欲使然——去承担造成他们股市损失的责任。于是，斯皮策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已经准备好的目标——股票分析师。因为股票分析师对技术公司做出了乐观的预测，这些预测铺天盖地，充斥于广播电视频道，而到头来这一切彻底崩溃。多年来，华尔街和联邦证券监管人员一直在讨论带有偏袒性的公司股票评级，以及让投资银行为它们推荐上市的公司股

票评级这一做法所固有的内在冲突。但是，他们也一直没有采取什么具体措施。2002年4月，斯皮策对这一问题加大了打击力度：控告美林公司犯有欺诈罪。因为在美林公司发布的内部电子邮件中，一位明星分析师私下里将公司的股票称为“蹩脚的次品”，但是却公开将这些股票评级为“买进”。

斯皮策极度活跃的举止、冷峻的目光、强烈的义愤感，这一切都直接迎合了投资者的愤怒之情，也同样使国会议员和广大电视观众无法抗拒。斯皮策上了《财富》(*Fortune*)杂志的封面，还被当年《时代周刊》(*Time*)奉为“年度十字军战士”(Crusader of the Year)。他戏剧性的指控天赋和主动利用媒体的爱好使公司高管们胆战心惊，如履薄冰，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与谨言慎行、缺乏对抗性的监管人员打交道。对此，很多工商业界的领导人所做出的反应和强盗资本家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召集斯皮策周围的共和党反对派，试图利用自己在政治领域内的影响，遏制斯皮策的力量。例如，美国商会(U. S. Chamber of Commerce)会长托马斯·J. 唐纳休(Thomas J. Donohue)采取了不同寻常的行动，单挑斯皮策予以攻击、批评，声称斯皮策的调查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在现代社会所看到的臭名昭彰的、无法接受的恐吓形式”。

但是，斯皮策明确拒绝人们给他贴上民粹主义分子的标签。的确，他提请的有些大案要案触及了民粹主义的主题：他追查华尔街中存在的问题，迫使一些超市和饭馆吓得赶紧提高了外来移民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斯皮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一群体非常脆弱，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他还将目标瞄准了枪械制造业者的销售业务，并强制中西部发电厂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他也因为布什(Bush)政府削弱《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的法律效力而提出质疑。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想摧毁他自己的家庭和美国社会富裕的市场经济。“显而易见，对他们来说，我们提出的问题具有民粹主义的意味，因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不管你是谁，不论是中小投资者还是低收入工人，都是为保证公平和公正。”他承认，“但是，这些决议的目的不是去诋毁有关机构。我们为这些决议而努力，目标就是使这些机构正常运

转，发挥应有的职能，而一个民粹主义分子则会指责机构的过错。”

与民粹主义者相反，斯皮策指出，他的历史楷模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那些进步论者（Progressives）。在19世纪末，后者对企业的过度行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尽管这些改革是和风细雨式的，但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在曼哈顿，斯皮策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着一幅西奥多·罗斯福的头像，头像特意装上了框架。斯皮策将西奥多·罗斯福的头像看作是昭示自己行动的命令，而不仅仅是额外的一种装饰。“我借助西奥多·罗斯福的思想来实现一种理念：搞好资本主义应该懂得什么时候需要整顿市场。”他解释道。在重大演讲中，斯皮策也提到了进步论者的影响。“我们继承的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最有力量的政治传统之一——纽约光荣的进步传统，这一传统无不从泰德（西奥多的昵称）·罗斯福、艾尔·史密斯（Al Smith）、FDR（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简称）身上体现出来。”2004年年末，斯皮策这样宣称，“他们兼收并蓄的思想、所面临的时代机遇以及充满希望的政治主张，照亮了资本主义体制的道路。这一体制远远胜过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任人唯亲的局面，这样的体制带给每一个美国人功成名就的机会……在最近的几年里，他们的事迹鼓舞了我，启发了我，给了我灵感。我们与欺诈行为做斗争，并为此付出努力。这会帮助我们创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弥补不足，恢复市场的诚信，从而让中小投资者和所有参与市场运作的人与其他人共同享有均等的机会。”

同民粹主义者一样，进步论者也试图寻求出路，恢复美国低层社会的权力和繁荣，治理被他们认为是失控了的资本主义制度。进步论者认为，普通百姓在政府事务中已经丧失了话语权。但是，进步论者的解决方法是和风细雨式的温和改良，而不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他们还认为，如果政治和金融市场能够清除腐败，将权力归还到人民手中，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就能对所有美国人起作用，而不仅仅是富人阶层。因此，这些改革者首先要努力将国家所存在的各种弊端通过报纸、文章和公民调查等手段暴露出来，然后求助

于有同情心的政客，制定法律，进行改革。通常来说，这样的改革首先要在州一级层面上推行。不管什么时候，一旦进步论者的提议被证明有效，他们就能够获得选票，也就有可能在国家层面上寻求立法，并获得参与行政管理的机会。对这样的改革者来说，纽约是一个温床，不仅培育了西奥多·罗斯福、艾尔弗雷德·E. 史密斯以及后来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还造就了查尔斯·伊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和弗朗西丝·科拉利娅·珀金斯（Frances Coralie Perkins）等一大批领袖人物——休斯对保险行业的情况展开了调查，而未来的劳工部长珀金斯则在建立工人保护章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改革主义的政治家和律师们在当时曾经遭受过各种冷嘲热讽。人们嘲笑、谴责他们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阶级，是自己阶级的逆臣贼子，是对美国繁荣社会的威胁。事实上，他们排除了千难万险，促成了诸多法律的颁布，赢得了许多法庭判案。现在，这些法律和判案构成了美国现代社会的基石。在他们所获得的胜利和取得的成就中，有最低工资法，有食品安全、药品纯度管理条例，有投资者保护法，有工商业联合限制规定，等等。

斯皮策对改革主义者们的兴趣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如此这般地进行标榜。在很大程度上，他提起的很多著名诉讼案都是依赖当时某个阶段被遗忘的法令和法院的判决：例如，马什公司的串通投标案以发生在纽约的全国第一起违反1893年反托拉斯法的案件为基础；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的华尔街调查则主要依靠被人们基本遗忘的1921年的反欺诈法，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马丁法案》；他采取严厉措施制裁的非法枪支案和外州污染两个案例的基础都是根据公共妨害的定义，因为在当时，公共妨害有其具体表现。在与马什公司摊牌之前的几个月，斯皮策和一位前助手小安德鲁·塞里（Andrew Celli Jr.）在《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民主党的未来有赖于它“提升政府作为自由市场的支持者的形象”的能力，民主党“不仅仅是检查市场”，更重要的是，要唤起“上个世纪初由西奥多·罗斯福首先阐明的、与反托拉斯活动和其他进步主义市场措施一致的先见之明”。塞里记得，写这篇文章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斯皮策向人们明确指

出，泰德·罗斯福这位伟大的反托拉斯能手，是一位共和党人，并从反托拉斯中得到一种异乎寻常的乐趣。他援引罗斯福的例子几乎就等于说关心市场公正不必非要成为民主党左翼分子。”塞里这样解释。在政治斗争中，斯皮策经常将自己描述为“实用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是“进步主义者”。“很多人认为，‘自由主义（liberal）’一词就是拒绝将市场看作产生财富的关键性要素，”斯皮策说，“人们将进步主义理解为在市场环境范围内创造机会……见证了经济繁荣与萧条之交替循环，人们感到自己已经身在其中了。他们懂得，对任何与市场有关的事物的滥情都是某种错误的寄托。”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在保护投资者、工人、消费者以及环境等许多方面，西奥多·罗斯福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今天，我们在怀念罗斯福的时候虽然怀着款款深情，然而，在当初，当他——首先作为纽约州的一名议员和州长，后来是作为总统——企图对大公司和有影响的大工商业者严加控制时，却招致了各种各样的严厉批评和冷酷诘难。当1882年罗斯福作为纽约州议员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时（毫无疑问，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由于抨击纽约州在财政问题上耍两面派手腕，他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奚落和嘲讽。因为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已经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现在，斯皮策虽然充满活力，跃跃欲试，但是缺乏业绩。同事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旋风议员（Cyclone Assemblyman）”。另外，同事们也经常取笑他的鼻音，因为在议会开会时，每当他想引起别人的注意时，就会大声喊“Mister spee-kar”（正确的发音是“Mister speaker”。——编者注）。

像斯皮策一样，罗斯福当初赢得初步关注是因为试图保护普通股东们的利益。但是，他在调查州法院法官是否收受贿赂、帮助金融家控制庞大的曼哈顿高架铁道公司（Manhattan Elevated Railway）一案上却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罗斯福的那些立法同道们，双手沾满了铁路公司的油水，反对检举法官。罗斯福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几年之后，当他被选为州长时，他便着手开始了一系列改革。但是那些改革无疑刺到了纽约州商业利益的痛处。于是，在1900年，他们便策划着提名罗斯福任副总统一职，目的是用这种办法将他

排挤出纽约州。全国政党领袖认为这一招可谓愚蠢之极。其中有一位叫马克·汉纳（Mark Hanna）的领袖责备代表们：“你们一个个都疯了……难道你们没有人意识到在那个疯子和总统职位之间只有一种存在方式吗？”1901年9月，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开枪打死了威廉·麦金利总统，这件事促使42岁的罗斯福登上美国大陆最高职位的宝座。这时候，人们才幡然醒悟，猛然意识到当时汉纳内心曾怀有的那种恐惧心理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作为总统，罗斯福将机构调整和循序渐进的变革看作是保护资本主义体制、避开社会剧变的最好方法。1903年，在纽约州博览会（New York State Fair）上所做的一次演讲中，他郑重指出，一个正义的社会就是为所有人都提供均等的机会和平等的保护：“我们必须根据一个人作为人的价值和德行去对待他。我们必须看到，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公平交易的权利，因为每一个人被赋予的不会更多，因此他应该得到的也不该再少……从根本上来说，每一个人的福利就是根据我们所有人的福利而定的。”与他的一些前任不同，罗斯福本质上并不反对规模大——他认识到，批量生产能够为消费者降低成本，产量的增加能够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标准。“从长远来看，我们往往是一起兴衰沉浮。”他说。

但是，当罗斯福决定在1902年接管北方证券公司（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①时，他被公开指责为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北方证券公司是一家规模庞大的铁路控股公司，一年前刚刚成立。该公司是摩根大通集团脑力劳动的成果，它支配着芝加哥（Chicago）和太平洋之间的铁路客运和货运。其市

^①事情的起因缘于两个铁路大王詹姆斯·希尔（James J. Hill）和哈里曼（E.H.Harriman）的竞争。19世纪70—80年代，美国铁路发展迅速，垄断也随之形成。两人都想垄断美国西北铁路网，于是分别投靠了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两大财团，在股市上掀起血雨腥风，最后因为利益关系，两大财团握手言和，共同组建了一个巨无霸公司北方证券公司，形成了对西北铁路网的垄断地位。垄断的结果是它们可以肆无忌惮，赢得暴利，但平民民不聊生。铁路成为商业运营的调节阀：对大户，它意味着快捷、方便、低廉的服务；对小户，它代表着傲慢、限制、昂贵的代价。千夫所指的铁路巨头成为罗斯福最好的目标。1901年春，一场围绕铁路收购的证券风暴为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罗斯福执政期间，颁布法规并提起联邦反托拉斯诉讼，打破高度的产业集中，对美国最大的铁路垄断机构北方证券公司提起反托拉斯诉讼，对全国头号金融家J. P. 摩根造成了直接打击。——译者注

值为4亿美元，数额之巨，令人咂舌。但是，人们认为这一估价过高，高出25%之多。于是，几个州开始了反托拉斯调查。但是调查归调查，没有人会料想联邦政府能采取行动。当摩根集团帮助实现一系列其他的重大合并——合众钢铁公司（U. S. Steel）、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万国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的合并时，国家监管机构则在袖手旁观——刚刚在一年前，美国最高法院（U. S. Supreme Court）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联邦《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罗斯福采取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命令手下人对控股公司提出反托拉斯诉讼。“现在，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从而保护劳动工人，使大公司服从公共福利，正如几个世纪以前必须给因暴力行为而犯罪的罪犯的身体戴上镣铐一样，我们也要给诡计和欺诈套上枷锁。”罗斯福解释道。面对这一消息，股票市场一下子闹得沸沸扬扬，轰动起来。“一想到总统……屈尊降贵，亲自执法，华尔街就吓得目瞪口呆，不敢轻举妄动。”《底特律自由新闻报》（*Detroit Free Press*）这样报道。对于罗斯福的行为，摩根集团及其同行虽然怒不可遏，但又敢怒不敢言，私底下惴惴不安。罗斯福还打算走多远呢？所有的大公司都处于危险中吗？摩根集团很快向共和党领袖示好，在白宫安排了一场与罗斯福的见面会。“你还打算要攻击我的其他利益集团、钢铁托拉斯及其他公司吗？”摩根忧心忡忡地问道。罗斯福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不。除非我们发现它们做出了我们认为是错误的事情。”

五年以后，罗斯福又惹恼了企业评论家。这次他是从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创立的美孚石油（Standard Oil）联合公司下手的。公司总裁约翰·D. 阿奇博（John D. Archbold）抱怨称，罗斯福对他的公司不够尊重，他对美孚石油公司的尊重程度还比不上对非洲殖民地的尊重程度。阿奇博说：“连最黑暗的阿比西尼亚^①（Abyssinia）都从来没有见到过我们所面临的遭遇。”大慈善家洛克菲勒^②的追随者弗雷德里克·T. 盖茨（Frederick T.

① 埃塞俄比亚旧称，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富有农产和矿产，常成为掠夺和欺辱的目标。——译者注

② 即约翰·D. 洛克菲勒。1911年，最高法院判定洛克菲勒财团的美孚石油公司涉嫌垄断，必须解散，并处以当时美国历史上最高昂的罚款——2,924万美元。此时罗斯福已是一介平民，但对这一